

谈艺录

《艺览吾“遗”》

以匠心创意打通传统文化

与现代艺术的链接

□孙桂林

从历史走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通过保护基础上的传承“连接现代生活,绽放迷人光彩”?实践证明,复制式的传承注定会把非遗送进博物馆,而没有源流的“创新”和演绎也必将阻断传承的基因和血脉。只有铭记“惟坚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的理念,才能让非遗焕发青春活力。这是央视新近推出的大型非遗节目《艺览吾“遗”》中“寻访人”走进吉林第一期时引用梁启超先生的一句话,它统领着栏目的总体设计,贯穿在节目的每一个环节。

节目以四位艺术制作人寻访非遗为线索,然后根据寻访人获得的灵感,展开想象和艺术加工,在节目启承转合的节点上用“大秀”的形式呈现出来。这是“艺览吾“遗””的“情节”线索,这一线索决定节目形成两个板块,一个是“寻访”,一个是“大秀”。我想,难度不在于“寻访”,也不在于“大秀”,而在于二者之间如何构建一种内在关系,在于二者之间能否做到互为映衬、水到渠成;在于二者之间能否经得起“推进”和“回放”的检验。

“寻访人”走进查干湖、走入长春市。他们在领教了“蒙古族射箭”的英武之气、品尝过“查干湖全鱼宴”的美味后感叹:知道本民族文化究竟是怎么来的,未来就知道往哪里去了;与“冰雕制作技艺”的特殊传承人一起感受无声世界里的雕刻技艺、尤其当“关东泥人张”“大棉袄、二棉裤”的关东风情扑面而来时,“寻访人”尤其是其中的“吉林籍”更是触景生情、眼眶湿润,仿佛都回到了自己的童年。他们幻想着打开“泥人”一个个定格瞬间,幻想着栩栩如生的“泥人”活起来,并听到“他们”熟悉的乡音和爽朗的笑声。的确,“关东泥人张”三代人传承着同一门手艺,三代人的作品却属于不同的时代,我们的“大秀”为何要作茧自缚?

理念打通了,想像的翅膀张开了,于是一场别开生面的街舞《非“泥”不可》在类似乡间公路和宽阔的厂房里上演。作为街舞,舞步、节奏、服饰、场景似乎都不是已有的样子,却是他们心中和我们心中应有的样子和特有的样子,它象一只无形的手,抽开了历史画轴,连接起吉林大地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寻访人来到“长春水文化园”,体验怀德满族剪纸、刀画、芦苇画、查干湖鱼皮画制作等等制作技艺的美妙乐趣。见到家乡人、看到画中景、畅叙家乡情,寻访人眼前出现冰天雪地的“吉林水墨画”,于是,一曲《稻香》配以冰上芭蕾徐徐展开……

匠人的手就是魔术师的手,可以创造和变幻出令人惊奇惊喜的艺术和美好的世界,魔术“大秀”《非遗和你在一起》使“寻访”与“大秀”的衔接自然熨贴、新颖别致,给节目尾声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不涉牵强、不落纤巧的熨帖要靠什么样的内在逻辑来支撑?“寻访”与“大秀”之间看似突发奇想的背后,有着怎样的链接属性?

我想,非物质文化遗产孕育之初和产生之时的创造性思维,与艺术创作的萌发与突变的创造性思维不谋而合,这是技艺层面的相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艺术创作的价值都是以守正创新获得存在的理由,这是生命层面的相通;生存智慧、人生感悟和家国情怀更是两者都不可或缺的骨骼和天性,这是精神层面的相通。这三个层面接通后,就有无限的空间、无限的可能。

至于“大秀”能否托得起、收得住以及“大秀”以“托起式”来烘托还是以“余韵式”来收纳,观众完全可以跟随创作团队寻访后,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和艺术想象,丰富已有的“大秀”,创作自己内心的“大秀”。

看不出“寻访”与“大秀”哪个更像重心,二者融为一体,可能是节目的最高境界。



敲鼓打镲吹喇叭

迎福践长,冬至大如年

□钟斯



那年冬至前后,诗圣杜甫望着窗外,不禁墨浓情酣,挥笔写下“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刺绣五纹添弱线,吹葭六琯动浮灰……”的诗句。

时光就这样流转了一千多年,如今早已世易时移,然而诗中那浓得化不开的生活情致与节令变换却与今日别无二致。作为最早被确立的节气,冬至即昭示着最美丽“冻”人的日子已然到来。此时,不妨穿上厚厚的羽绒服,来一次室外冬日冰雪之旅,或居于温暖室内,品香茗,读闲书,感受自然时令的奇妙和乐趣。

冬至一般为每年12月的22日前后。冬至当天,正是地球赤道以北地区白昼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这天过后,如同中国古语所说的“否极泰来”一样,太阳高度至此回升,北半球的白昼也将会逐日增长。我们也将一日胜似一日地看见更多的阳光和希冀,所以古人将冬至看作作是“大吉之日”,在这一天穿新衣、享美食、祭先祖,繁华喜庆甚至不亚于立春岁

节。到唐宋时期,冬至当天已是热闹非凡,据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官放关扑,庆贺往来,一如年节。”

冬至虽冷,但阻挡不了古人的浪漫仪式感。明代《帝京景物略》就曾记载:“冬至日,画素梅一枝,为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尽而九九出,则春深矣,曰九九消寒图。”试想,在冬至之日,古人手执朱笔,每日着一色,看素梅开花,清雅多姿,消寒迎春。人与自然相映成趣,心中的欢喜也随着梅花日益鲜妍。

与古人的“仪式感”相比,今人的冬至则更多了共享饕餮的热闹和祈愿,正是“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对北方人来说,对冬至最直观的感受,莫过于“冬至吃饺子”。小时候,常听外婆讲,饺子有“消寒”之意,如果“冬至不端饺子碗”,那就“冻掉耳朵没人管”,吓得当时还是小孩子时的我赶紧乖乖吃上半盘饺子,解馋又健康,只盼别冻掉耳朵。

冬至,“至”亦有“极、极点”的意思,老人常说的“数九寒天”,也正蕴含了冬至后

的气候严寒。到了冬至,冬真正的清冽秉性不再犹抱琵琶、遮遮掩掩,人们也才真的体会到什么叫冬日寒冷。所谓“数九”,是指从冬至当天算起,九天为一个单位,谓之“九”,过了九个“九”,刚好八十一天,即为“出九”或“完九”。从“一九”数到“九九”,冬寒消逝,春意萌发,就变成春暖了。冬至开始“数九”,冬至日也就成了“数九”的第一天。关于“数九”,民间歌谣还流传着一首歌谣:“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燕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这首歌谣朗朗上口,几时常听老人们念叨,也是在这口耳相传中,这种万物和谐的天地大美润物无声地滋养着人们,怎不让人惊叹沉醉……

冬至冬至,迎福践长。虽然寒冷,却一日比一日更趋近于春。心有期待的当下,恰如那日日着色的梅花,终会用双手绘制一团人间锦绣、别样春光呢!



木刻 赵宗彪作



我一直以为,一个有河流穿过的城市是有灵魂的。桂林是这样,丽江是这样,吉林也是这样。大自然将那条发源于长白山的松花江水贯穿了整个吉林市区,如一条玉带,平缓舒展,妩媚至极。她不仅养育了两岸的人民,亦使凝固的城市变得生动起来。

于是,这个与省同名的城市因了江水的灵性而有了雾凇的奇观。

资料证明,中国是世界上记载雾凇最早的国家。“雾凇”一词始见于南北朝时代宋·吕忱所编的《字林》里,其解释为:“寒气结冰如珠见日光乃消,齐鲁谓之雾凇。”而最玄妙的当属“梦送”这一称呼。宋末黄震在《黄氏日钞》中说,当时民间称雾凇为“梦送”,意思是说它是在夜间人们做梦时天公送来的天气现象。

吉林雾凇与桂林山水、云南石林和长江三峡并称为中国四大自然奇观,却是其中最为特别的一个,这与吉林市独特的地理环境有关。吉林市位于东北地区东部,每年一进入冬季,零下20摄氏度以下的天数达到六七十天,奇妙的是穿城而过的松花江水在冬日里依然奔腾不息,从市区溯江而上15公里即是丰满水电站,水电站大坝将江水拦腰截断,便形成一个巨大的人工湖,近亿立方米的水容量使得冬季的湖水表面结冰,冰下温度却保持在零摄氏度以上。湖水再顺流而下,就形成几十公里江面严寒而不冻的奇特景观,同时也具备了形成雾凇的两个必要而又相互矛盾的自然条件:足够的低温和充

分的水汽。江水与空气之间巨大的温差,将松花江源源不断释放出的水蒸气凝结在两岸的树木和草丛之间,形成厚度达40至60毫米的树挂,远远超过通常为5至10毫米的普通树挂的厚度。这就是吉林雾凇比其他地区雾凇更胜一筹的地方。

资料是乏味的。但它透露出关于自然的信息,让我

空气,欣赏吉林最美的景色,运气好的话,还可以看见雾凇。

我说:雾凇不就是树挂嘛!小时候在东北农村的河套边,一簇簇的柳树趟子里都是。司机说,不错,雾凇俗称树挂,是大自然中较为常见的现象,在中国和世界许多地方都能看到它的身影,但吉林雾凇却一枝独秀。

吉林雾凇: 冬天里的春天

□程远

们充满无限的想往。冬日里,我终于走进吉林这座神奇的城市。

当飞机降落在机场的时候,已是晚上8点钟。打车去市区,司机嘱我最好住江边一带的旅馆,因为这里离松花江近。早上起来到江边散步,不但可以呼吸新鲜

1991年,吉林市政府举办首届以雾凇和冰雪为主题的节日,因为长久以来吉林人都称呼其为“树挂”,而一些科技工作者则主张称呼它的学名——雾凇。在经过反复论证和推敲后,人们决定用“雾凇”这个称呼,因为它既科学、文雅,便于对外交流,又能体现吉林雾凇的与众不同

同,还有一定的神秘感。

如今,“吉林雾凇”一词不仅被江城父老接受,而且蜚声海内外了,成为中华民族的瑰宝,每年吸引大量的游人趋之若鹜。司机侃侃而谈。“不过吉林雾凇并不是天天都有的,这要看天气情况。当地谚云:夜看雾,晨看挂,待到近午看落花。意思是说有没有雾凇得看今夜江上是否起雾。”

果然,次日早上,我没有看到雾凇。没有雾凇的吉林依然是美丽的,仿佛处子静静地躺在连绵起伏的长白山脉中,穿城而过的松花江水,映照两岸的垂柳、松树和鳞次栉比的楼房。我想起一句话:逐水而居的人是幸福的。

第三天早上,未等我醒来,就听到旅馆走廊里传出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服务员说:今早有雾凇。于是向江边跑去。诚然,我见过“树挂”但没见过这样的“树挂”:绵延十几里的松花江堤岸,一排排杨柳的树冠似烟似雾,如纱如幔,远远的与天相接,与地相连,分不清哪里是云哪里是树哪里是江。待近距离看去,杨柳像琼枝玉叶,松针若银菊怒放,枝桠间的雾皆化成晶莹剔透的凇,正如唐人的诗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在吉林,我看到了冬天里的春天。

